

书画艺术品价值的特殊性



齐白石 虾 97.8cm x 33cm 纸本墨笔 1947年

具备商品的基本属性,那就是价值和实用价值。书画艺术品比较特殊,它的价值不一定能真实、直观地体现在价格方面,因为它在精神层面和修养境界方面的东西是无法量化的;它的价值体现也不完全会反映在劳动时间上,因为不同的画种和不同的技法以及不同的艺术家所完成一幅画所用时间是不一样的;书画艺术品不能跟日用品或工艺品那样用单位时间和数量实现生产价值的,因为它具有艺术性。

书画艺术品的价值是与市场紧密联系的,通过交易和流通体现出来。它的使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精神消费方面,是一种无形的消费形式。在消费的过程中,会更加体现出书画艺术品与其它商品的不同之处。其他的商品会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和使用强度的增加而贬值或价值消失。而书画艺术品只要不破坏品相、不销毁,在不断的消费使用和转手中反而会增值。这是因为:第一,书画艺术品具有唯一性。它是书画艺术家自身禀赋、才情、学养、格调等的综合体现,是不可复制的,具有很强的艺术独立性;第二,书画艺术品有可持续投资性。一件书画精品,如果保存完好,传承有序,会有很大升值空间。因为书画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尤其是绘画作品更是对现实生活的描绘歌颂或是对社会黑暗面的揭露,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其中,影响力大的,思想性强的作品价值就高,价格也就高。第三,因为宣纸和墨、颜色等材质的特殊性能(可千年不坏),使用寿命长,能够反复揭裱、装裱,也容易保存,非常适合反复投资。第五,书画艺术品具有时代性,符合时代审美需求的价值就高;反之,则低。脱离时代审美的有可能就没有价值,或者有另一种情况,就是书画艺术家的功力深厚,境界远远高于一般艺术家,审美超前,在当时没被认可,几十年后,艺术价值被认可,经济价值也会凸显。如书画大师黄宾虹的艺术在他活着时没被社会充分认可,但他很自信地认为他的作品在他死后五十年一定会被肯定,他的艺术已超越当时的审美。果然,在其去世后不到三十年,就掀起了“黄宾虹热”,一直持续至今,经久不息。

书画艺术品投资要有一定的周期,流动范围也相对窄一些,但风险相对较小,增值回报率较高,如果投资者把握“稳、准、狠”的原则,回报应该是相当可观的。当然,投资者应该在资金宽松的情况下,以学习、欣赏和收藏的心态去投资,不应该恶意炒作,急功近利,竭泽而渔。

书画家是书画艺术品的生产者,从市场角度来说,是书画商品的供给方。

书画家水平的高低对书画艺术品的价值有着直接的作用和影响。当然,能够市场提供艺术品的提供者也属于供给方。书画艺术品价值的高低是书画艺术品市场价值大小的决定因素。从历史上看,历代能名留画史的大画家的作品都是非常讲究的,他们的代表作更是其思想、艺术和技术高度结合的产物。因为书画艺术品同时具有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市场价值等多方面的价值,所以,一幅艺术水平相当高的作品肯定具有相应的市场价值。反之,如果作品艺术水平不高,那就很难有很高的市场价值。除非,它的文物价值相对高才有可能提升其市场价值,否则,就没有太大价值可言,甚至不名一钱。有的画家艺术水平相当高,由于历史或其他方面的原因,当时名气很小(甚至没有名气),但是其作品的艺术价值一旦被发掘,市场价值自然是不可限量的。有的画家艺术水平不高,靠炒作手段出名一时,很快就会被人遗忘,因为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太小,市场价值自然就不高。即便是把价格炒上去也

会很快跌落下来,再无人问津。同一个艺术家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作品也都不一样,有的差别很大,这也造成了其作品市场价格的不一。艺术家早、中、晚期的作品在水平和风格方面都会有很大差异,所以价值和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的。比如:郑板桥曾说其作品二十年前的兰竹无人问津,二十年后则被市场认可,价格上涨。这就说明其二十年前水平还不高,后来水平提高了,被市场认可了,价格也就相应提高了。再就是与二十年后,扬州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郑板桥知名度提高都有关系。齐白石早期的作品虽然在当时有一定的市场,但价格很低。五十多岁到北京卖画,虽然价格订得比别人低一半,也不被大家认可。直到后来“贵人相助”,在陈师曾的鼓励和支持下“衰年变法”,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后,作品被日本等国家的藏家争相购买,才被市场广泛接受,在国内形成“齐白石热”。可见书画艺术品的艺术价值和市场价格不是一成不变的。(文/陈丙霞)



[清] 郑燮 仿文同竹石图轴(局部) 纸本墨笔 故宫博物院藏

鉴藏史话

烟云过眼宝绘堂:王诜



[宋] 王诜 渔村小雪图(局部) 44.4cm x 219.7cm 纸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熙宁二年(1069),王诜娶英宗女儿为妻,成为神宗皇帝妹夫,迎来了人生高光时刻。八年后,用于收藏书画的宝绘堂建成,苏轼为之写《宝绘堂记》。王诜是宋朝开国功臣王全彬之后,又是皇亲国戚,与苏轼、米芾、黄庭坚等交往密切,收藏字画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唐代颜真卿的《朱巨川告身》、韩幹的《照夜白》、五代王齐翰的《挑耳勘书图》等书画巨迹,都是宝绘堂所藏之珍,对此苏轼在《王诜都尉宝绘堂记》作了精彩入神的描绘:“清江白浪吹粉墙,异花没骨朝露香。骝骝烟郁芬芳,卷舒终日未用忙。”

天有不测风云,元丰二年(1079)七月,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爆发。王诜获悉皇上派皇普遣到湖州抓捕苏轼,立即密报其弟苏辙。两人马星夜兼程,同时往湖州方向疾行,苏辙派出的人马率先到达湖州。而后,苏轼被押送回京城,最终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王诜亦受牵连。祸不单行,次年,王诜妻子蜀国长公主去世,王诜再受责罚,贬谪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元丰八年(1085)五月,年幼的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贬居外地多年的王诜被召回京师。元祐元年(1086)夏,王诜面对故园,触景生情,挥笔写下了著名的《蝶恋花》,词曰:

小雨初晴回晚照。金翠楼台,倒影芙蓉沼。杨柳垂垂风袅袅,嫩荷无数清香细。似此园林无限好。流落归来,到了心情少。坐到黄昏人悄悄,更应添得朱颜老。

此时的王诜,经受了幼子夭折、中年丧妻、数次遭贬等人生惨重打击,不免心情沮丧、万事皆空。寄情书画,或可旷达人生。元祐二年(1087)夏,王诜邀请苏轼、苏辙、秦观、张耒、圆通大师等十五位京城文化精英,聚集于宅邸西园,吟诗作赋,这就是史上与东晋兰亭雅集、元代玉山雅集齐名的西园雅集。大画家李公麟作《西园雅集图》,米芾作《西园雅集记》,记云:“人间清旷之乐,不过于此。嗟乎!汹涌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岂易得此耶!”

王诜痴迷于书画,收藏巨迹甚多,来源广泛。据《铁围山丛谈》载,南唐画家徐熙的《碧槛蜀葵图》分成两幅,王诜收藏到其中半幅,惜缺另一半,故耿耿于怀。端午赵佶知道后,派人从王诜处借走半幅,王诜以为端午王欲得其宝。没想到,赵佶命人仿得另一半幅,并令匠师把两幅标轴成全图,赠送给王诜。赵佶与王诜的亲密关系,由此可见一斑。元符二年(1099),赵佶上朝时与王诜相遇,借王诜的篦子梳头,觉得这把篦子新奇可爱。当晚王诜就遣高俅送一把新篦子给王诜,王诜没想因高俅善蹴鞠,就留在王府踢球了。次年正月,赵佶登皇位,王诜受到重用,曾一度出使辽国,官定州观察使。

王诜不仅善鉴藏,且精于丹青,《宣和画谱》赞语云:“其风流蕴藉,真有王谢家风气。”宋徽宗非常推崇王诜的书画,御府所藏其画作达三十五件之多。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渔村小雪图》,画卷前有宋徽宗瘦金体标题,画面雪山奇松天地远,萧瑟逸趣跃然纸上。

王诜的人生曲折起伏,其鉴藏雅事,书画高情,名盛于当时,流远于后世,有道是:风流跌宕王晋卿,不恋富贵好丹青。汴梁多少儒雅事,后人遥想荡心旌。(文/赵伟松)

笔墨天籁闻涛声

——再读王厚祥



王厚祥,号稷山,1963年生于河北省大城县。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草书委员会委员,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专业委员会研究员、书法篆刻委员会委员,中国国家画院王厚祥导师工作室导师,河北省书协主席助理、主席团委员兼草书委员会主任。

中国国家画院“大道不孤——长风万里·王厚祥书法展”的展期预告刚刚刊出,书届中人就有一种期待,看看他能不能又让大家“痛快”一回!我就是期待在他的“长枪大戟”中痛快一回的人!

进入展厅,立刻就两丈长的巨幅作品《月下独酌》吸引。这件巨作完全是一气呵成。对于这样一件作品,我搜寻出一堆语言,却不知如何评价好。当我仔细观察这件作品时,发现这件作品是直接先接好才书写的——某一天,应该有数人相伴,浮一大白,略有微醺,纸铺于地,两杆粗壮毛笔攥成一块,挥写起伏,终成佳作。

清末刘熙载《书概》说:“草书尤重笔力,盖草势尚险,凡物险者易颠,非具有大力,奚以固之。”此真方家之语也!王厚祥经过多少年的锤炼,写过了多少的纸张,积淀了内心到身躯与臂间的“大力”,才能写出这样一件惊世骇俗之作。从展厅紧接着就看到了一幅同样《月下独酌》的八尺斗方,不过这个是写的小草。与刚刚狂舞淋漓的大草对比,这一件却充满了文雅之气。笔墨松淡而有墨趣,用笔逍遥更多迂缓。在这次展览中,除了厚祥娴熟的大草,多了几件小草,尤其是元结的《石鱼湖上醉歌》、王维的《青溪》、小斗方毛泽东诗

词,每一件都写得颇有韵致,不急不躁,宁静致远,空灵轻松。从这里可以看到厚祥非常精到的一面。在书法创作上,草书中小草比狂草更显功力,大草写出才情,小草写出功夫,厚祥二者都兼,显示了其草书的全面与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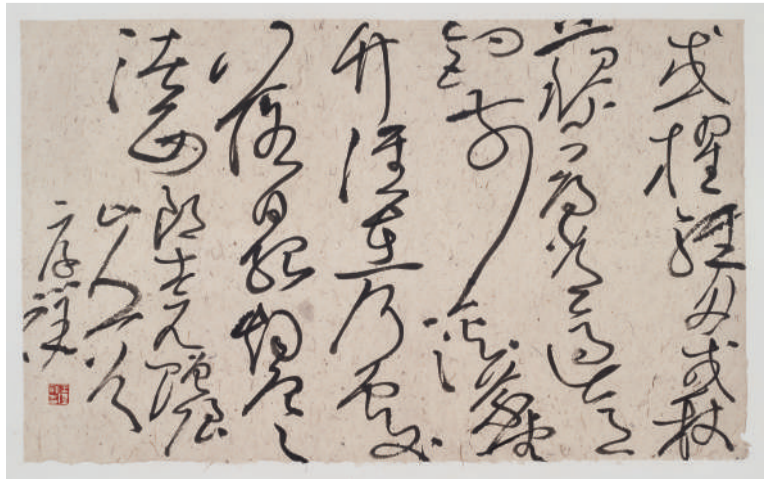
另一件狂草书唐人常建《破山寺禅院》,写得也是异常精彩。跨度大,粗细浓淡,线条块面都在自然的韵律中显得腾挪有致、激荡起伏,尤其是“禅房花木深”五字的侧锋虚笔,与起笔的浓烈和后面的黑墨形成了对比空间,显得整个作品张弛错落、流水环绕、动静相和,浓浓禅意隐隐透来。这一件原作比起印刷品更为精彩,尤其是原作中墨色浓淡的起伏变化,在印出的作品中体现不出来。

这些年厚祥在驾驭大作品的创作上非常娴熟。我曾不止一次看到他当场书写,并不是一挥而就,而是在不断地起卧腾挪,感觉字与字之间互为犄角,行笔在快与慢之间,时有妙笔精彩之处,令人赞叹。厚祥在书坛以草书最为称道,他的草书长线条与短线条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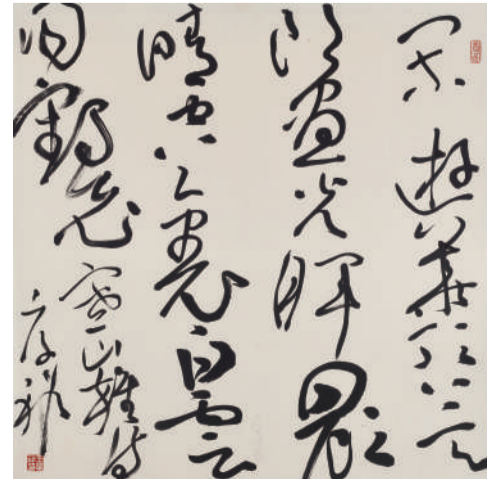
织、实笔与虚笔交错、大篇幅与小篇幅相对映,点线勾勒,飞扬跋扈,如矫舞穿梭,如阴阳相生,如马踏飞燕,如相舍舍离,说不尽的迷茫溪流,走不尽的空山溪谷,随类生变,触遇成形,意在笔先,穷微测奥。当代书坛之中,厚祥的草书已经带有他浓重的个人概念和符号,这种个人符号正是他在深入钻研传统、化解传统的取舍之中,走出的路子。我观之,从张旭、怀素那儿借鉴的长线条,从傅山那儿借鉴的结体的圆润,从王铎那儿借鉴的气韵生动,展示的是一个当代人烂漫的、雄健的、跃马奔驰、行神如空、行气如虹的精神与风采。

厚祥为自己的草书加入了一些现代性的因素,空白之中的长线条、圆畅之中的方折、黑白空间的转移等等,所不同的是,他吸收融化的现代性,不极端,不冲突,化入得很自然。厚祥从张旭、怀素中悟出变化节奏布局,又广纳吸收,写出了自己的神采风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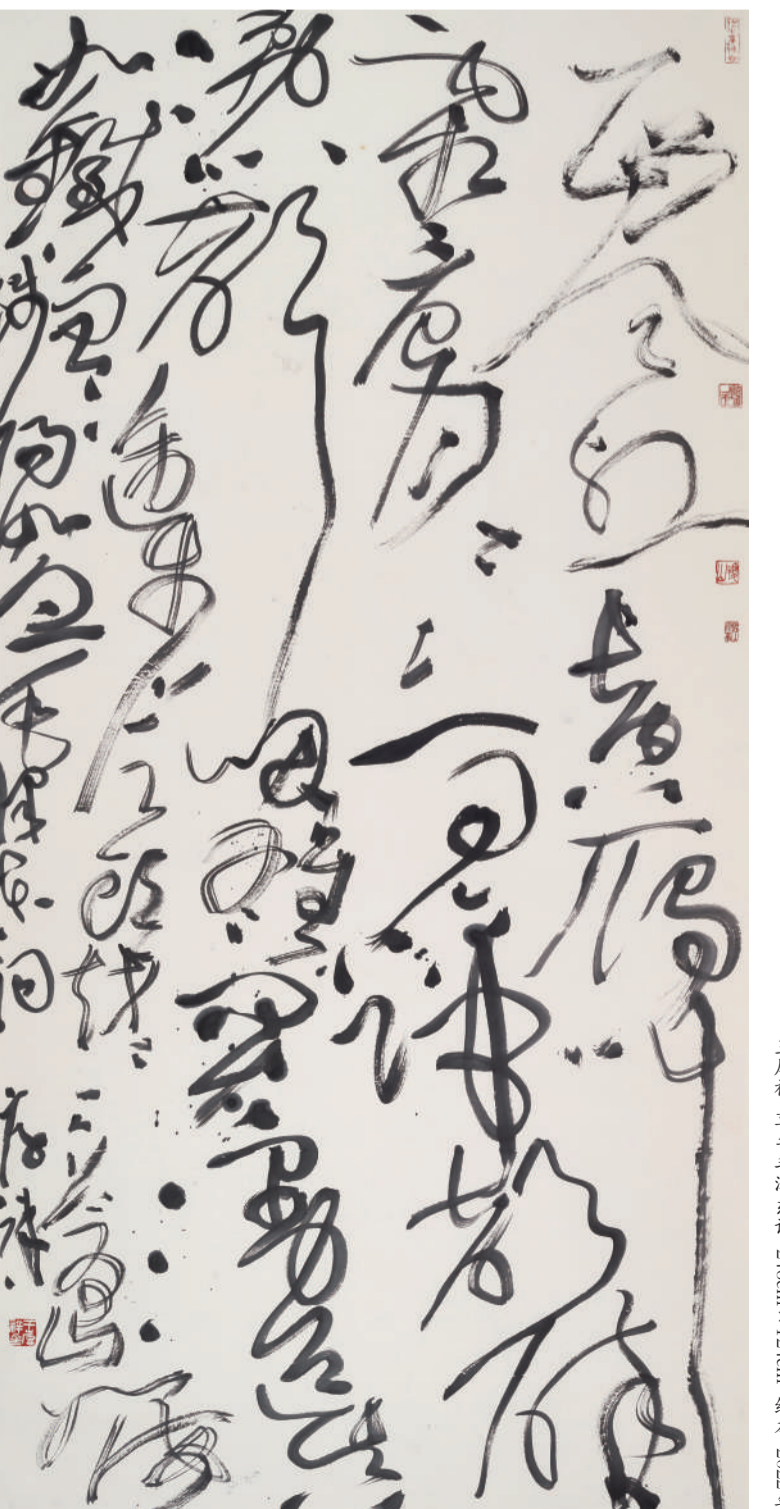
王厚祥在展览的序言中说:“我总感觉书法这件事继承应该是第一位的,创新是第二位的……在一定阶段我们还没有弄清楚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些讲究,但可以古人怎么写我们就怎么写。当我们作品里古人的元素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的作品也就愈加高雅和高古,也会自然得到大众的认可。”王厚祥在这里提到了继承的重要性,他就是完全从继承过来的。王厚祥以他的书法,在传统的形式中诉说着一个现代人的情感。不论他的书法怎样变化,其中所呈现的都是“传统的当代性”!传统是深厚的、广阔的、魅力无穷的,把传统化解、扬弃、融合乃至深入自己的灵魂之中,这是王厚祥所能做到的。(文/吴川淮)



王厚祥 草书元结元赠强山人 56cm x 92cm 纸本 2020年



王厚祥 草书寒山杂诗 68cm x 68cm 纸本 2020年



王厚祥 草书毛泽东词 248cm x 124cm 纸本 2022年

本版由《中国书画》杂志供稿

本版主编 刘光 责编 宋建华 制作 刘雄 E-mail: zmxz@zqrh.net 电话 010-83251785